

愚菴小集

朱長孺先生著

愚菴小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金閭童晉之梓行

據上海復旦大學圖書
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九八毫
米寬一三八毫米

《清人別集叢刊》編印緣起

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全國億萬人民正爲實現黨的十一大路線和五屆人大提出的新時期的總任務，開始新的長征。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時期，即將到來。爲了適應學術研究日益增長的需要，我們遵照毛主席關於「古爲今用」、批判繼承和清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一系列指示，決定有計劃地進行部分的古籍影印工作，作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清代是我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末期，鴉片戰爭後又淪

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三百年間，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它上承二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殘局，下開百年來近代史的新面，表現在文化學術上，具有不少成就，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和作品，值得我們今天來鑽研探索。《清人別集叢刊》的刊行，就是試圖從衆多的清人著作中，以作家爲主，選擇其內容較有價值、板刻較精而又流傳稀少的集子，分輯（每輯若干種）影印，爲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

三、本叢刊所收別集，其思想內容上的選擇標準如下：（一）在文藝上較有成就，或能代表一種傾向和流派的；（二）在思想史上有較重要地位，或影響較大的；（三）在學術研究上有相當

貢獻，可供今天借鑑的；（四）保存史料較多，可藉以考見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情狀的。

四、本叢刊於所收別集的板本，皆力求精善，全部影印，以期保存原書面貌。板本選擇原則如下：（一）未經刊刻者盡量用稿本或精鈔本；（二）已經刊刻者盡量用原刻初印本，或經原作者校正增補的定本。

五、由於我們對影印古籍的經驗不足，而於清人別集的調查研究也未能深入，工作中一定會存在很多缺點，熱切地盼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正。

最後，本叢刊在編印過程中承國內各大圖書館熱忱協助，

提示對選題的意見，並惠借最精板本，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十月

清人別集叢刊

愚庵小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說明

朱鶴齡（一六〇六——一六八三），字長孺，號愚菴，吳江（今江蘇吳江）人。明末諸生。明亡後絕意仕進，以著述爲業。

曾與顧炎武等參加明遺民所組織的驚隱詩社。長於箋疏之學，

撰有杜工部集輯注、李義山詩集箋注，行於世。後從顧炎武之

勸，致力經學，著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詩經通義、讀左日鈔

諸書，爲炎武、魏禧等所推許。炎武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埤傳詩

云：「忽見吾友書，一編遠來貽。緬想江上邨，弦歌類齊淄。白

首窮六經，夢寐親皋伊。百家紛綸說，爬羅殆無遺。論及禹貢

篇，九州若列眉。上愁法令煩，下慨淳風衰。君今未大耋，正可持綱維。煙艇隔吳門，臨風苦相思。爲招陽鳥來，寄此懷人辭。」（亭林詩集卷五）可見其對鶴齡著作及爲人的評價。

鶴齡亦善詩文。其詩頗有眷懷故明、傷時感事之作，於清廷賦斂之重、禁網之密，以及戰禍災荒，民生多艱之狀，均有所反映。詩格略近白居易，而時或參以幽憂之思、沉鬱之致，非白詩所能範圍；此則時代使然。其文章也有在當時頗具見解者，如與友人書斥八股文爲「無用」，爲「么麼夢嚙之語」，建議其友人「盡舉而焚棄之」，即其一例。

愚菴小集十五卷，爲其所著詩文的結集，由金閶童晉之梓

行。卷首有康熙十年（一六七一）計東所撰序，其開始刊刻當即在此年或稍後。但其版屢經增補，故行世之本所收詩文多寡不一。且有個別作品，前後印本在文字上亦有異同。

在我們所見各種不同本子中，以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比較清晰，刊行亦較早，書首有粉紅紙扉頁，題書名及梓行者之名。此次影印，即用作底本；復據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本補入復旦藏本所無各篇，並在目錄頁中相應增入各該篇目錄。

卷末附錄傳家質言，爲復旦藏本及其他較早印本所不收。

其中云：「甲申春，……時年三十七矣。」似鶴齡生於明萬曆三

十六年（一六〇八）。此不僅與清史列傳本傳所云卒于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七十八者不符，與本集卷五戊午元日詩「甲子瞥過同絳縣」語亦不合。絳縣甲子的典故，見左傳襄三十二年。是康熙十七年戊午（一六七八）鶴齡七十三歲，至康熙二十二年恰爲七十八歲。傳家質言中「年三十七」當爲「年三十九」之誤。近人或據傳家質言此語以疑清史列傳所記，蓋于戊午元日詩偶爾失檢。

書中作品，間有有文無目者。卷二初夏過嚴園二首，卷四挽李如石明府、贈顧季任二首，卷五九日遣興、歲暮雜詩六首，卷六送徐果亭太史還朝三首，卷七周易廣義略序，卷九申

子純孝行記、孫義士鳴災記，卷十與吳漢槎書，卷十四跋王貞媛傳後，附錄傳家質言皆是。卷十五莊母沈孺人傳則不但無目，且又重出一篇，內容基本相同而文字互異。其後一篇當爲改定稿。爲保存原狀起見，今將兩篇一併影印。

卷七尙書埤傳序與讀左日鈔序，復旦藏本和後出增補本文字略有異同，茲將相異之處錄出，附印書後，以資稽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六月

朱長孺文集序

長孺爲三吳名宿引重鉅公三十年前余嘗執
麋韉而從之矣迨後事會相左各自鍵戶山川
間之每風雨蕭辰輒愴然興感歎良覲之無從
也然長孺屏處以來道行彌高著述彌富四始
七觀標其質的山經地志博其網羅以至砭詩
史之譌解發西崑之隱覆四方之聞而慕之者

無不仰爲儒英推爲學海余則躬蒲茅秉錢鐔
面目黧黑手足皸瘃與田夫野老爲伍聞先生
長者之名讀其所著書如小兒聞雷輒欲掩面
而走雖二三友朋晨夕與共者亦不知其頽落
至此也而况長孺之遠在三百里外者乎頃者
徐子嵩芝來申浦寄所著全集示余余見之忤
忤心悸然珪璧在前不覺拱受因輟耒而卒業

焉諷誦浹月焚膏續晷茹秋實而采春華殆忘
其寢食之廢翫索之勞也賦擷六朝之菁華詩
臻子美之閫奧古文諸體據依經史裁鑄古今
理沈研而詣極色絢練以趨新如入季倫之室
觸目無非瑰寶如過郇公之庖殘膏亦足飫人
是非咀漱六籍經緯羣言排百氏而剖九流者
曷以至此乎余息影田間忘其舊業一旦讀長

孺文不免見獵色喜躍然欲脂車秣馬復起而
從之嵩芝笑曰子頽落已久安能自力不如服
勤隴畝講崔實之月令求汜勝之農書乎余曰
吾豈不自知所以爲此言亦猶瞽者之不忘視
日跛者之不忘登山也

瑯琊同學弟王光承玠右氏拜題